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唐 劉禹錫 撰

狀

爲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爲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爲京兆韋尹進野豬狀

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

狀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為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為裴相公進開元東封圖狀

舉監察御史裏行崔羣自代狀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舉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自代狀

蘇州舉御史中丞韋應物自代狀

蘇州刺史上後謝宰相狀

蘇州刺史加章服謝宰相狀

汝州刺史上後謝宰相狀

汝州舉杭州刺史裴大夫自代狀

汝州進鷹狀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上宰相賀德音狀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薦處士嚴安狀

薦處士王龜狀

爲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

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
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
伎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瘥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
域逖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
混車書航海獻琛旣已通於華禮釋疴蠲癘豈獨隔於
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
自專謹錄奏聞

爲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羅
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嘉辰
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
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真龍下降天長地久瞻
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屬職
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

進輕瀆旒宸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爲京兆韋尹進野豬狀

右伏以收獲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旣堪
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進謹奏

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
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
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

賜於八珍品越豚膳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爲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大官飫於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驚蹇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七筯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

爲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

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厨光臨傳舍
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饈更切稻粱之感
無任欣躍

爲裴相公進開元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
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聲明文物振耀古
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
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續畫躬自指揮徵史

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
稽故實所冀獻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
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
不見疾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某官某謹詣光
順門上進謹奏

舉監察御史裏行崔羣自代狀

御史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羣
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

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諸生中
號爲國器繫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舉自代貞
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
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
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啟
王庭在流輩間號爲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

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
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
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
遠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

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爲郎吏分司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太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御史中丞韋應物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魚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

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
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
賦首出諸郡况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
司權筦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
說以塞詔書今具聞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
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疎濶

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
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繇大寢之
後物力蕭然肌寒殞仆相枕於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
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
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
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

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
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縫掖之腐儒被華章之
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守官不獲拜
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太和七年十二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
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包藪澤俗尚剽

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
稍移近郡家本榮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
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
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裴弘泰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

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
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
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鷹狀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等
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紕之時志
已存於雲外下韝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
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

太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倣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服膺儒門縉紳之間號爲端士昨蒙朝獎冠於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倣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爲官擇

人敢舉自代太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
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
註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
皆廟算弼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
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忭躍之至太和九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
改太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
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
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
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變贊之功進熟於
密勿之間發揚成滂沛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
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誌狀

處士嚴誌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
名保嗣亦有官班項者李賓客渤常與之游辟爲桂州
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熟
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
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赦文節目
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英
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

金
卷之四
不棄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
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
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
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
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膏粱之
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脣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

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汨綺繻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烟霞曾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某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啟誠懸之下

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內有遺逸焉謹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
狀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二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唐 劉禹錫 撰

啟

上杜司徒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謝門下武相公啟

謝中書張相公啟

賀門下裴相公啟

上門下裴相公啟

賀門下李相公啟

自西川入爲
大夫拜相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啓

謝竇相公啓

上杜司徒啓

時謫
朗州

某啟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

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
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况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
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說獨爲
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
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畧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
留念六翮方鍛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
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某啓某間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
巧言竒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魂分
終裔壤豈意天未勦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剥極之際
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曷言危心鍛翮繇
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
竊抃積於窮年化權禮絕孤去莫展今幸伍中牽復司
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
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此謠

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
留後行謹奉啟不宣謹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某啟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繒綵等
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熙
如陽和列在絀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侍
賴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
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升黃樞羣情合符和氣

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膺傑材之數談
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
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說之辰抱窮途終慟
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
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高堂有親九
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
復項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按讞道文律於章奏
藻鑒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

沉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它人不
知屬山園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
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闕束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
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
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之重高邑公夙荷
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皆
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話言自前
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鈞

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大治
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蟄應南山之
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惟發膚寸
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
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
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

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牆仞
九年於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
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謨參於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
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伉
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
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
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
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

自効愧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
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
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
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
樊慙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
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
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
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

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啟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
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
於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念鰥鰥
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獻聽克從回
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蹭蹬之際俾移善地獲奉
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

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
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韝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
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效節蕭屏虔然心禱
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左威衛慈州吉昌
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者
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閭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軀誠

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莅
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
仁豈惟鰥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德道冠如仁
一夫不獲戚見於色密旨未下歎形於言竟回三舍之
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晏子之哀
越石乃伸知己所以慶垂脞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
應斯必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
有限拜謝末由無任感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

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啟起
居不宣謹啟

賀門下裴相公啟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敵謨秉
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岳效靈制勝於尊俎之間指
蹤於韞縠之末繡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
如風草一德交暢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納生靈於
壽域文武丕績冠於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某啟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顙之半策勲於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啟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夔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思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峻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

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命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及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禄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嘗受厚恩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永辜願言敢因賀箋一寄丹懇顧非竒理不足以縈於

沖襟然則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爲
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埴篴含生之倫惟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

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
私感竊抃實倍恒情

上僕射李相公啓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
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亟言
曩遊顏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
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爲器苟液樸曲戾不足枉
斧斤願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啓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潭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勦絕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起堙沈於久廢居剥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晚晚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

望巖郎虔然心禱謹啓

謝竇相公啓

某啟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濕
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
免甘守丘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
東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
幽谷之寒一九消彌年之疹鍛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
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望德藩坐馳精

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十九

唐 劉禹錫 撰

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河東柳君集

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細縕積於
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
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
定天下羣慝既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鈺鼓相襲故

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畧奮

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

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

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

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

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

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

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

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爲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冊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

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之
肇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詰封章啟事歌詩
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
臣啟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聲詩之義洪鐘駭聽瑤瑟
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極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
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
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
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

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
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
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
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
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均以賢良方正
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淳以才識兼茂徵隴

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
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
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
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
公曼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
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
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
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官窮性命之

源以至於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
監修國史引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
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
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貫之
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卹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
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
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
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

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

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
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
凝滯視公著龜寶歷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
雖鼎臣無所闕決唯內署得參焉羣議閔胡貢然俟公

反

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勲第一擢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
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
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

不啻神用太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
暴債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
中貴人左右翼負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
醫賜藥旁午疊委會莫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襚
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
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
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
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

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憮然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

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
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
感相國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
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煙祥風緣
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
公名楚字慤士燾煌人今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

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琅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

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
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
帳幄簾內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
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
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
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
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

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內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

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
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
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
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
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賓客分司長慶四
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
武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
先有功峻刑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始以

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太慘急
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
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
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
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
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
書徵續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
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

事禁中以見

賢遍反

事傳古義爲對其詞謹切無所顧望

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
利權既非素尚乞乞牢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
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
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
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
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愍冊未登三事故以
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殞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

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
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
台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
郎兼謇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銜者因
扶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
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
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
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

嗣子左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諭德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丈
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
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
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
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
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
孰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

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濶於
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
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
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
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
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
爲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
玉自有天津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
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
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
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
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
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
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

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刼執公墮脇從

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

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

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

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則層矧反

繳盛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羞蹭蹬江臯

棲棲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

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顥然真隱者也公下

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嘗經
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人其色潋灩於顏間其聲
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
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丈
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
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坻然煌煌翹翹出乎其

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
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西
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芒屨愈
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
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
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
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
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

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
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
郎又師吳郡陸質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
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
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
王霸富彊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
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
德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

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艷夫羿之闢弓惟巴蛇九目乃能盡其殼而回注鸚鵡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

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河東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

扶問反

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

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

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

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

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

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

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

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礪羣形糾紛

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汨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

之士聞名如盧杜

盧員外象
杜員外甫

高韻如包李

包祭酒佖
李侍郎紆

迭

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

以廷尉屬爲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迄今四
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時復
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蓋
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
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
外故精而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
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以還
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

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
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
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於
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澈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
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曾穡

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

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

遂籍籍有聞

去聲

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

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侁包得之大喜又

以書致於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

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

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

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縉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

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

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

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

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畫公爲侶

皎然字畫
時以字行

時予方以

兩髦執筆硯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

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

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

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

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
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
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暫
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
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
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間
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六第九頁前二行謝分司東都表刊本

脫東都二字據目錄增

卷十八第五頁前一行廣錫類之仁刊本仁訛人
今改

卷十九第三頁前四行風雅聲詩之義刊本聲詩
訛詩聲今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雕礮羣形刊本礮訛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三

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四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

唐 劉禹錫 撰

雜著

傷我馬詞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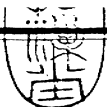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澤宮詩引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罍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皂衣於朝朝之人多四三其牡以迭馭予無兼焉水轍之淋漣淖

途之汪洋結爲确磴融爲坳堂前有僨輶後有濡裳我
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
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
彥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
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譴於闕下
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
沮洳高則嶽巖虎咆空林鼉鬬荒馘風雨孤征簡書之
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肩肩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

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
踏顧望兮頓其鎖縉飲齧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慄騷騷
兮瘁毛蒼涼路聞躑蹠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
意欲往兮聲不揚隕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
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
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
水曰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弔之曰生於磧礧善馳走

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
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爲下缺然知志士之
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
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
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
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於盤盂五双之

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病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奔救
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
輒隨之故曰舌端之藥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
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
舌猶爾辯爲詐媒默爲德基玉櫝不啟焉能瑕疵斲磨
深居孰謂可嗤戒哉我口之啟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
爲我藩以慎爲鍵以恐爲闔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於扶
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
府召爲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
戒余曰若知鑿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剡中廉外枵
然而有容者理臍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晡不副
不聲五交反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
用也畧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
髮之傷偶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

足宜力學爲龍斷親賢爲青黃睦僚友爲瑤金忠所奉
爲清廟盡敬以爲冕慎微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
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
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
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
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刑行
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
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

居一二日褰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
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
於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
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
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
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

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趨命中無蹉跌無

從彼呼無戾我恒分曹適迫自朝至於日中稷

稷吳也穀梁

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言之

不泄又從而齟齬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眙讓也乃曰

非予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予畀也請刷耻於奕碁主

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

之數於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

心亦將詬碁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

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制於人枯槁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

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闥之制其列題匾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雕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饗者列饗饍陳餅餌而苾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杯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

其時者竒贏以遊者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
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
良苦之巧言斲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僇僇詆欺
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空烟埃奮羶腥疊巾屨嚙而合
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
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
隙地俱惟守犬烏烏樂得腐餘走日倚衡而閱之三感
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
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
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
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
居室必以閭門豐屋爲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道澤爲甲
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爲
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

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
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
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
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
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
其人必適爾而笑或謦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
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艷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

斥人不敢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
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
讓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
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
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
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
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一作鈞而善者得以議
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於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

不奈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於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

俄被召爲記室叅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志葵咸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劔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於庭得已書四十通適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

藥楮耳它日子壻博陵崔生闕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廡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

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

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不
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
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
附於三雖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
之膠庠不聞弦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欲
振學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鯁生今有一見使大學立
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禮云凡學官春釋奠於
其先師斯禮止於辟廱類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

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以碩儒爲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

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
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
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饗學與儒臣議
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
定令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
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
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
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

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
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
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
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
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股脰修脯
脯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貲半附
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
室具器用豐卷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

其紙筆鉛黃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旣備明經日課
繕書若干紙進士命讐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
殊其它郡國皆立程督投紱懷璽械樸英華良可詠矣
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刑四方宜
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於左右姑舉其大
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
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引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
敢矢規爵祿猶衆禽密殼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
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張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
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
懸貆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
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鹄
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
於毫芒我矢旣直我弓旣良依於高墉因我不臧高墉

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
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
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
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
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
窓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

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於黃帝伏蚩尤至於
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
其攬撫評議無遺策用是以手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
而樂聞者予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鷄鳴彈長
鉞三五九九之伎顓之而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決於沅突舊防毀民家
躋高望之溟滓葩華山腹爲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

風而怒崩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
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泛浮者碾礚之重而高大者
前卻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杪然有僧
愀然誓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
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
舟挾善器維以修紂棹於崇丘水當洄洑人易寘力凝
矚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
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投乎洪濶致諸生地者

數十百焉適有鷙獸如鷓鴣夷而前攫持流拊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其徒將取焉僧趣促音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

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數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曷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者在彼之末

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吾臯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爲彼形之乾髣髴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於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五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

唐

劉禹錫

撰

詩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
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已知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鷲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

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
侯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甑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
世情間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床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
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古調二首

一作
諷古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為輕老生
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奩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

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
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睠求與己宜彼
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
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
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飾帶
以文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

養鷲詞

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

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鷲禽饑則為用今
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鷲詞

養鷲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探
雛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毳毳
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

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者

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雌而賞賦則

樂橫

去聲

顧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洸洸衣紫襲絳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依
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家產
既不事顧盼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昔為編
戶人秉耒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飫持梁猶思風塵
起無種取侯王

賈客詞

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予
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
計析秋毫捶鉤佯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微福
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離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
封君竒貨通倖卿趨時鷺鳥思藏螭盤龍形大觶浮通
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闌梁自無征農夫何為者
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 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督臧獲力屈形削然猶役之無藝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復翁賴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弦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弦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暮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弦流淚難相續

讀張曲江集作 并引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
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痍之歎自退
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
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
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
雖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
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
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

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為仁良
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天
桃定相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二首有所寄

車音想麟麟不見綦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金

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真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目
成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天

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姜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光窮巷秋風起先催蘭蕙芳萬
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勿謂
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姜兮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史云

當時人歌曰可憐白
符鳩枉殺檀江州

題歌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
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謠

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歛起初駭聽
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
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
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牀

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樹滿空迷處所
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燕無語
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
何許相逢綠楊路絲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紛
酡顏俠少停歌聽墜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
誰能低徊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

天生羽族爾何微
舌端萬變乘春輝
南方朱鳥一朝見
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青雲裏
鳶鳴蕭蕭風四起
旗尾飄揚勢漸高
箭頭若劃聲相似
長空悠悠霽日懸
六翮不動凝飛烟
遊鷗朔鴈出其下
慶雲清景相回旋
忽聞饑鳥一噪聚
瞥下雲中爭腐鼠
騰音礪吻相喧呼
仰天大嚇疑駕雛
畏人避犬投高處
俛吻無聲猶屢顧
青鳥自愛玉山禾

仙禽徒貴華亭露櫟邀危巢向暮時
毳毼飽腹蹲枯枝
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
天生衆禽各有類
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
雖能戾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
夜空寂寥金氣淨
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紛暉映互明滅
金鑪星噴鎧花發
露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
高麗果愚過珠網
斜歷璇題舞羅幌暴衣樓上拂香帟
承露臺前轉仙掌

槐市諸生夜對書
北窻分明辨魯魚
行子東山起征思
中郎騎省悲秋氣
銅雀人歸自入簾
長門帳開來照淚
誰言向晦常自明
童兒走步嬌女爭
天生有光非自衒
遠近低昂暗中見
撮蚊祆鳥亦夜飛
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歌

洪鑪作高山
元氣鼓其索
俄然神功就
峻拔在寥廓
靈蹤露指爪
殺氣見稜角
凡木不敢生
神仙聿來託
天資帝王宅
以我為闕鑰
能令下國人
一見換神骨
高山固

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摩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摩拂萍
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
祆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人
立寒沙上心專眼悄悄漁翁以為妖舉塊投其咽呼兒

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黃金鶚大翅搖江煙下見盈
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鱗去哺雛林岳巔鳴鳥欲伺
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
何水無鮪鱸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
在淹中篇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